

# “中国”何以中国

□禾刀

众所周知,“隋唐大一统前长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,比如南方是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;北方先是十六国,后是北魏,后又分裂成东魏、西魏,后来又演变成北齐、北周”。大分裂时的南北大小政权,“都把自己称为‘中国’”,这给实现大一统后的隋唐史官出了不小的难题:何为“中国”?何为正统?面对史官的久论不决,唐太宗一锤定音:“二史并修,北方政权修一部《北史》,南方政权修一部《南史》,双方都是‘中国’,都是平等的。”唐太宗的修史智慧为后来者所沿用,如元朝采取《辽史》《宋史》《金史》三史并修,“承认他们都是‘中国’,都是正统,都可以修正史”。

什么是“中国”?“中国”从何而来?古往今来又经历了什么?从上下五千历史中,梳理“中国”概念的形成与形塑,一直是学者竞相探究剖析的课题。《何以中国:葛剑雄文集第8卷》虽是葛剑雄的一部文集,但其多篇文集主题主要集中于“中国”二字跨越漫漫历史时空的精辟解读。本书所辑文章,其行文风格既承接了葛剑雄一贯的严谨学术态度,又不见一些学术作品的屈屈聱牙,语言通俗易懂,逻辑平白通透,特别是就古代帝王对修史悬案的剖析尤为精彩。

# 探寻革命老区发展的精神密码与实践智慧

□庄纪旭

沂蒙干部学院何非副教授的新著《以沂蒙为视角的乡村振兴思考与实践》,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,生动展现了沂蒙地区从革命年代农村社会重塑,到新时代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波澜壮阔历程,深入剖析了沂蒙精神在其中一以贯之的强大推动作用,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。

翻开第一章“忆往昔:沂蒙精神重塑农村社会的壮阔史实”,仿佛穿越时空,回到那个战火纷飞却又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回顾,将中国共产党人在沂蒙乡村的奋斗历程清晰呈现。在政治上,党深入基层,组织群众,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,让沂蒙百姓第一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,真正拥有了话语权。经济上,开展土地改革等一系列举措,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,使农民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、收获希望。文化方面,新思想、新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沂蒙大地,扫盲运动、文艺宣传等活动提升了农民的文化素养,激发了他们的精神力量。社会生活层面,党关心群众疾苦,改善民生,建立起互助互爱的新型社会关系。这一系列深刻变迁,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改变,更是精神层面的重塑,为沂蒙

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出处,源自1963年8月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,其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,其中有“宅兹中国”一句,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“中国”一词。葛剑雄仔细考证后指出,夏、商、周时代的“中国”,内涵空间狭小,往往仅指一个城郭。随着诸侯势力骤增,控制面积与日俱增,“中国”外延随之水涨船高。

在葛剑雄看来,中西文明历史交往非常有限。汉唐时代,虽然可见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记录,但“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真正的开放,一直被认为最开放的唐朝,其实也是‘开而不放’”。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,外族来者甚众,而汉唐则不允许本国出境。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,但这样的交往仍旧严格局限在极少数官派群体,其主旨也并不是真正在于推动中西方的商贸文化交往,而在于永乐皇帝寄希望于以营造万国来贺的盛景,为自己篡位而来的合法性提供更多旁证。另一个事实是,自郑和以后,明朝推行了极其严格的海禁政策。

导致这种单向度交往的原因众多。“首先,中国古代没有正常的外贸,只接受‘朝贡’”。朝贡满足了中国古代帝王对个人权力的想象,而对外国人而言,这种朝贡的利益回

报极其丰厚,是一门不错的生意。“其次,商人的地位低,商业不受重视”。自古以来,从事商贸活动并不为社会待见。“再次,陆上边疆地区控制严密,百姓不能出境”。

“为什么西方人到海边就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未来,而中国一流的学者到了海边就到了‘天涯海角’,感到穷途末路了呢?”葛剑雄指出,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源自地中海。地中海周边都是人口稠密之地,无论是贸易还是交往,借船出海距离都不会太远,海洋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。而古代中国由于缺乏科学宇宙观和海洋知识,对海洋的探索极为有限。相较于可以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的陆地,仅有“鱼盐之利”的海洋缺乏生存优势。

葛剑雄指出,每个朝代都自诩“中国”正统,这一策略彰显帝王寻求统治正统性的变通之举。而中国历史朝代经多次更迭,原来的人口和文化,与周边多个民族出现交融。如北方的胡服、坐椅习惯被推广,而经丝绸之路引进的粮食瓜果蔬菜等,已在中国生根落地。就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生活词汇,也杂糅了西方词汇的音译元素。一言以蔽之,当我们谈“中国”,谈的不再是一个简单而又枯燥的地理词汇,而是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磅礴叙事。

收。生态振兴中,秉持绿色发展理念,加强农村环境整治,让沂蒙的山更绿、水更清,乡村颜值大幅提升。文化振兴上,挖掘红色文化、民俗文化,建设文化礼堂、农家书屋等文化阵地,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。人才振兴方面,吸引在外人才返乡创业,培育本土人才,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。这些生动实践表明,沂蒙精神不仅是历史的传承,更是推动现实发展的有力武器,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第四章“悟原理:沂蒙精神引领乡村振兴的深层逻辑”,从理论高度归纳总结了沂蒙乡村振兴取得成就的根源。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,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,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。重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、战斗力,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,带领群众攻坚克难。敢于善于发扬斗争精神,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,沂蒙人民不屈不挠,勇于探索创新。运用兼容并包、科学求实的工作方法,积极吸收先进经验,结合本地实际,走出了一条具有沂蒙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。这一深层逻辑的揭示,为其他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。

(作者为沂蒙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)

# 古琴上的家国

□陈照田

作家兼琴人赵芳芳笔下的古琴,不仅深嵌于尘世生活,还勾连着家族兴衰与江山社稷。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《岭南琴景录》,写的是琴事、琴艺、琴人、琴史,以琴事说琴人,由琴艺谈琴史,文字貌似平静却饱含激昂,专家谓此书是“岭南古琴历史溯源”。

在我看来,此书更蕴含了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寻根:游山玩水乐琴音只是闲情逸致,为家报国济苍生才是价值底色;国家危难之时,犁能铸剑,笔可为剑,琴亦当化剑。赵芳芳在前言中写道,“此时的岭南琴人,与《琴史》所载的雅士文人不同,他们并非只为闲暇之乐。当国家有难之时,‘士不可以不弘毅’,自觉以济天下为己任。”她笔下的琴人,似乎无一不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,这种文化精神,不只来源于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思想,还来源于更久远的华夏传说,如女娲补天、盘古开天。

作为女作家,赵芳芳笔锋不带半分脂粉气,偶有漱玉般的婉约,更多是稼轩式的豪迈,十足大丈夫气。此书也与她所有著作一脉相承,说琴事,琴里是道义;谈琴艺,琴中有剑气;溯琴史,琴上载家国。《岭南琴景录》是琴史的文学记录,也是琴艺的史学叙事,更是作者和琴人那份激越的家国情怀,通过古琴做了一次集中展示。

她笔下的琴史,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,哪怕是一段琴海逸事,文字也无散漫之气,落笔犹如史家,且有家国在上的自觉。这或许与其深藏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相关。这点最值得一提,家国情怀如血脉流淌于文字间,滋养了文章的气韵,骨壮气正。

她笔下的琴事,自然也涉及人与他者的关系。这个“他”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。如《忘机》是说人鸥相谐的琴曲,更是说世事人心。艺术是世事的升华,世事是艺术的沃土;也可说艺术和世事是一体两面,一为鲜花一为茎叶。人和琴等他者,要相互融合、物我两忘,同时也要各自独立,有着物是物、我是我的清醒,知道互有边界,不可越线。不论阳春白雪的弹琴、写作、绘画,还是下里巴人的结绳、织布、编筐,抵达如此境界,或许方为至境。文章写了人与琴,也写了人与鸟,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。可否这么认为:人除了是物质的个体,还是一切自然关系的总和。

她对岭南琴史的源流,不做简单干涩按年度和人物梳理,而是进入历史场域,从具体事件出发,用鲜活的人物展现,如电影镜像,情感饱满,细节丰沛。在第一章《琴从何起》的首篇《流泉》中,文章起笔竟然是两军对垒的场面,且是历史上最为惨烈的那场大战——崖门海战。决战前夜,一位宋军老兵在树林中为大家弹奏《碧涧流泉》。本来,星夜静谧,古琴声扬,多么浪漫美好的场景,却显得那么苍凉。这苍凉又温暖的琴声,这悲壮又激越的琴声,定格于一夜,却又回荡千载。

在创作手法上,这本书既有散文和小说的糅合,如《蕉湖》,有细节描写,又有人物刻画;而《琴兮琴兮可奈何》,则以报告文学的架构,散文化的语言和史学资料,道尽了一个家族与秋波琴随着国运的风雨沧桑……书虽然不厚,但精神体量庞大,为读者展现了一卷别样的“古琴上的家国”。



《何以中国:葛剑雄文集第8卷》  
葛剑雄 著  
万有引力 | 广东人民出版社

作者以其深厚史学积淀与独到现实洞察,从承载文明曙光的甲骨、青铜,到孕育无数灿烂文化的黄河、长江,再到影响区域与世界交流的运河与丝绸之路,将中华文明的源起与发展娓娓道来。



《岭南琴景录》  
赵芳芳 著  
南方日报出版社

作者以文学之笔,展现岭南古琴与人文的千载脉络,既是知音人语,又可作琴史别章。



《以沂蒙为视角的乡村振兴思考与实践》  
何非 著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史为鉴、立足当下、展望未来,通过宏观的理论阐述和微观的案例分